

外宣內宣化：中共好萊塢式軍事與科技電影的符號再現分析批判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 Propaganda: An Ideological Critique of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in CCP's Hollywood-Style Military and Tech-Oriented Films

林丕愷 (Ya-Ying Lin)

國際學院戰略研究所中校助理教授

摘 要

中共借鑒美國電影對國家形象的塑造與傳播，推出新型的主旋律電影輸出「中國模式」敘事。本文採取符號再現的理論觀點，以《戰狼2》、《紅海行動》和《流浪地球》三部好萊塢式軍事與科技題材電影故事為文本，探討中共如何利用電影的非官方論述建構「中國夢」的想像與認同，再現全球權力與國家形象。研究發現此類電影反映中共宣傳策略的轉變，透過精心設計的劇情與視聽刺激煽動國族主義及排外情緒，除表達對西方論述的反駁，也藉強國形象強化內宣，增加政權合法性。這與美國好萊塢電影的對外宣傳本質不同，中共官方提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說好中國故事對外宣傳，實際上卻走向「外宣內宣化」的趨勢，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共產黨政權存續。

關鍵詞：中共電影、好萊塢式電影、符號再現分析、電影批判、外宣內宣化

Abstrac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drawn inspiration from American films in shaping and disseminating its national image, introducing a new type of mainstream propaganda film to promote the narrative of the "China Model." This study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theory to analyze three Hollywood-style military-and tech-oriented films—*Wolf Warrior 2*, *Operation Red Sea*, and *The Wandering Earth*—as case texts. It explores how the CCP utilizes the unofficial discourse of cinema to construct the imagin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thereby projecting global power and crafting a national imag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se films reflect a shift in the CCP's propaganda strategy, using meticulously crafted narratives and audiovisual stimuli to stir nationalism and xenophobic sentiments. In addition to countering Western discourse, they reinforce domestic propaganda by projecting an image of a strong nation, thereby enhancing the regime's legitimacy. This approach fundamentally differs

the outward-oriented nature of American Hollywood's soft power. While the CCP promotes initiatives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ll China's story well," in practice, these efforts reflect an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 propaganda, aimed primarily at reinforcing domestic legitimacy and ensuring the survival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Key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opaganda Films, Hollywood-Style Films, Semiotic Representation Analysis, Critical Film Analysis,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 Propaganda

好萊塢電影提供了根深蒂固的英雄和惡棍模型，在政治上構築一種認同感。

—Roland Bleiker¹

壹、前 言

隨著中共經濟、軍事、科技發展的崛起，這個亞洲大國已不再是國際舞台上的普通角色，其一舉一動更受到國際關注。西方學者指出中共最大的戰略威脅是其國家形象，持續的軍事增長與人權等問題，造成「和平崛起」與「中國威脅」的論述(discourse)爭辯，看似語言符號的探討，更反映了中共自我想像與國際社會對中共想像的落差，其根源與國家形象有著密切關聯。²

國家形象是一個建構的過程，而大眾媒體在此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成為政府建立理想形象的有力工具。電影作為大眾媒體的一環，對國家形象是一種想像性、浸透式、潛

移默化的傳播和重塑，藉視覺化、娛樂化再現虛擬世界，建構真實的理解與認同，不僅表達觀眾(audience)當下的主觀欲求，而且反過來對真實的國家狀態產生影響。³ 隨著全球化趨勢，這種流行文化的軟性力量也越來越大，成為輸出文化和表達情感的有效方式，無論在接合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減緩衝突及促進和平、建構國家形象等層面產生重要影響。⁴

中共借鑒好萊塢電影對美國國家形象的建構與傳播，希望藉文化軟實力改變國際間「威脅論」的認知。⁵近年來，投入大量資金支持大陸媒體與娛樂事業，利用各地電影節打響電影知名度，主旋律電影更在官方支持下爭取曝光，⁶例如2009年東京國際電影節

1 Roland Bleiker, "The Power of Images in Global Politics,"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rch 8 2018, <<https://www.e-ir.info/2018/03/08/the-power-of-images-in-global-politics/>> (検索日期：2024年10月21日)

2 Joshua C. Ramo, *Brand China*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7), pp. 12-13.

3 Catherine A. Luther, "National Identities, Structure, and Press Images of Nations: The Case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 5, No. 1, November 2009, p. 80.

4 Calia Press-Barnathan, "Thinking About the Role of Popular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9, No. 2, June 2017, pp. 66-184.

5 王安然，〈好萊塢電影與國家形象傳播關係研究〉，《傳播與版權》，第9期，2016年9月，頁162-163。

6 主旋律電影最早是以20世紀以來中共的政治菁英與歷史事件為素材的歷史題材體現，90年代後，主旋律電影

的「中國電影周」播放《建國大業》等8部電影，《建國大業》於2010年參加第二屆英國萬象華語電影節。該片以全明星陣容描繪中共革命領袖，包括聘請進軍好萊塢的巨星成龍、李連杰與章子怡等參演，以吸引廣大觀眾。儘管因高調的政治灌輸遭受批評，仍以高票房事實證明「名人效應」的成功。⁷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中共主旋律電影不斷轉型，融入更多流行娛樂元素。娛樂元素包括高質感的場景畫面與戰鬥動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敘事結構的轉型，不再專注於歌頌黨及領導人的僵化故事。這種新配方催生出一批新的主旋律大片，例如《戰狼2》(Wolf Warrior 2)、《紅海行動》(Operation Red Sea)、《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等現代軍事與科技題材電影陸續上映並佔據電影票房榜單。《戰狼2》的總票房甚至進入全球票房前百大，成為首部進入全球排名的非好萊塢華語電影，代表角逐第90屆奧斯卡外語片提名。⁸三部電影被當作官宣的主旋律電影樣板，採用「好萊塢式」的情節敘事，在內容上塑造「中國」英雄承擔世界責任的崛起神話，在製作上講求科技與創新突破，

傳統軍事電影在革命歷史語境下的國家形象建構，從大陸境內到外海、太空，並與跨國戰爭、非傳統安全、綜合實力、保護公民權利等國際事務相結合，一方面增強國家的身分認同感，另一方面對西方論述的中共形象予以反擊。⁹這是「視覺化國際關係研究」(visualizing IR)對電影「再現」(represent)所關注的話題，¹⁰亦是筆者欲以此三部電影作為研究文本的原因。

本文認為分析中共好萊塢式軍事題材電影如何將「中國夢」論述與國家形象具體化，從而為其權力說話，乃具研究的重要性與啟發性。自習近平接班後，將「中國夢」作為形塑國家形象的核心，強調提高流行文化的軟實力。這些名詞亦成為中共主要的政治論述，進而在具體政策與宣傳工作上發揮影響力。但目前的文獻主要聚焦於探究中共軟實力政策在海外的影響與效能，或是將軟實力政策定調為中共的對外宣傳，缺乏探討這些看似目標在影響海外的軟實力論述，如何辯證對大陸內部社會的影響。轉型後賣座的主旋律電影，往往成為中共教化人民的手段。此類案例表明，與約瑟夫·奈伊(Joseph

題材出現以表揚共產黨幹部和社會公益的「好人好事」影片，1996年，中國採用評選、金援等多項行政和經濟政策導引電影生產走向主旋律電影創作。

7 《建國大業》票房超過4億，是2009年的大陸電影票房排名第一的國產電影。參見中國電影家協會產業研究中心，《2010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0），頁120。

8 全球票房資料擷取自《Box Office Mojo》，<https://www.boxofficemojo.com/?ref=bo_nb_tt_mojologo>。該網站以系統化、算法化方式追蹤票房收入，進行票房總排名及分析，並隨著時間及新的電影上映票房數據持續更新排名。《戰狼2》2017年上映，當年度全球票房排名7；《紅海行動》2018年上映，排名13；《流浪地球》2018年上映，排名13。然而透過票房區域分析可以發現，此三部電影票房市場主要來自中國大陸票房支撐而非海外，可見內宣效果大於外宣。

9 William A. Callahan, *Sensible Politics: Visual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2.

10 Michael R. Pfonner & Patrick James, "The Visu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jec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 No. 2, June 2020, pp. 192-213.

Nye)關注軟實力作為外交政策工具的正向吸引力相反，中共更常將軟實力作為國內政策工具而非對外溝通。¹¹ 基此，本文著述目的包含以下兩點：其一，大陸的意識形態政策如何影響電影生產？其二，好萊塢式電影中的形象如何與現實中的形象結合？

為解答前述問題，本文以「符號再現理論」(symbolic representation theory)探討三部電影作為流行文化的「非官方」論述如何模仿真實世界，再現中共的全球權力與國家形象。具體操作包括綜合分析電影敘事情節與符號意涵，檢視此類好萊塢式的紅色電影敘事如何接合「中國夢」的宣傳政策，並進一步提出批判與反思。本文分成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前言概述；第二部分扼要回顧「符號再現」的觀點與理論脈絡，並具體描述電影與國家形象建構的相互關聯；第三部分討論中共電影的意識形態政策發展，以及轉型後的好萊塢式主旋律電影宣傳模式；第四部分探討三部電影的國家形象再現與背後意涵。第五部分為結論。

貳、理論文獻與研究方法

一、文獻檢閱

1980年代末，後現代主義以大量的後實證主義方法挑戰國際政治理論的實證主義基礎，重新探討繪製國際關係事件的界線範圍。¹² 德里安(James Der Derian)提出國際關係需要一個相互文本的研究途徑，並援引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號批評主義與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系譜學，表明應將真實世界符號化、視覺化與實境化，藉以再現國際關係的意義。¹³ 尤其隨著數位通訊科技迅速發展，觀眾藉影像媒介獲得資訊及建構所認知的世界，學者呼籲關注影像與政治文化的關係，企圖將「再現理論」(theories of representation)引入國際政治之中。¹⁴ 比如分析一部電影說了什麼故事？如何說故事？又是如何透過模仿(mimetic)，盡可能縮減真實與故事之間的差距，引導觀眾領略彷彿真實存在的(as-it-really-is)全球政治。¹⁵ 簡言之，電影敘事的意義是可以分析的。

巴特創建意義分析的系統，此系統之理論核心指出「符號」含有兩個層次的意義。第一層即符號本身所外延的「明示義」(denotation)，是直接產生且較易理解的意義；第二層則屬表達內涵意義的三種方

11 Kingsley Edney, "Building National Cohesion and Domestic Legitimacy: A Regime Security Approach to Soft Power in China," *Politics*, Vol. 35, No. 3-4, May 2015, pp. 259-272 ; William A. Callahan, "Identity and Security in China: The Negative Soft Power of the China Dream," *Political Studies*, No. 35, March 2015, pp. 216-219.

12 Roland Bleiker, "Retracing and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of Events: Postmodern Interferences with International Theory," *Alternative*, Vol. 23, No. 4, October 1998, pp. 471-497.

13 James Der Derian, *Antidiplomacy: Spies, Terror, Speed, and War* (Oxford: Blackwell, 1992), pp. 2-77.

14 學術界對於再現理論的研究相當多元複雜，且有跨學界援引或相通之處，包括符號再現、媒體再現、社會再現、文化意識形態再現等。參見Michael C. William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the Ima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2, No. 4 September 2018, pp. 880-891.

15 Roland Bleiker, "The Aesthetic Tur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Millennium*, Vol. 30, No. 3, December 2001, pp. 509-533.

式，即「隱含義」(connotation)、「迷思」(myths)與「象徵」(symbolic)。¹⁶ 巴特進一步界定，「隱含義」屬於意義建構的主觀層面，「迷思」則是一種以文化思考事物的方式。這些系統都是表意系統，有的是在約定俗成的情況下自然形成的，例如國旗符號象徵國家、鴿子象徵和平；有的則是作者基於社會文化背景所需而刻意導引聯想的，例如朱自清《背影》中，朱紅色橘子成為象徵父愛的符號。¹⁷

電影作為一種影音媒體，內容蘊含大量符號，無論是影像、色彩、構圖、對話、聲音，皆承載特定意義。例如中共的宣傳電影經常透過國家與民族、國民黨與共產黨、舊中國與新中國、小我與大我、救贖與濟世等形象來傳達意識形態。¹⁸ 英國文化研究者霍爾(Stuart Hall)與法國思想家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指出，媒體所呈現的並非單純反映現實，而是一種意義建構過程，將大眾傳播媒體和文化等機構組織視作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成為支配與傳遞從屬關係的管道。¹⁹ 換言之，電影的符號「再現」不只是表達意義的手段，更是一種權力運作的機制，涉及如何透過符號

系統形塑觀眾對世界的感知。鑑於電影由製作者的表現手法來展現，不可避免地帶有部分主觀與偏頗，此些誤導性手法可歸結成意識形態的概念。²⁰ 統合上述概念，「符號再現理論」在本質上接近於意識形態的形塑，透過電影的符號再現分析，可以解構這個意識形態的重塑過程。

自2000年開始，運用電影作為研究素材的國際關係學者越來越多，相關研究著作亦不斷出現於國際關係的重要學術期刊（如*Millennium*、*Global Discourse*及*International Affairs*），以及著名出版社（如Routledge、Palgrave Macmillan及Oxford University Press），顯示出此研究議題深獲國際關係學者重視與關注。依據韋爾德斯(Jutta Weldes)說法，電影協助建立與鞏固對社會行為的期望，促使社會秩序自然化或規範化，提供了另類觀點挑戰既有權力關係現狀，有助於觀眾理解世界政治的權力關係特質與運作。²¹ 韋伯(Cynthia Weber)探討國際關係理論如何將不同權力脈絡中特定的文化與意識形態，轉化為普遍真理，並指出國際理論與流行電影都是經由故事轉化，使電影中的「詮釋」變成「事實」。²² 柯嵐安(William A.

16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Trans. by Annette Lavers (New York: Hill & Wang, 1972), pp. 7-20.

17 黃鉦堤，〈巴特的符號學與政策方案的解讀〉，《政治科學叢論》，第35期，2008年，頁185。

18 林正愷，《透視茉莉花革命—符號力量的建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3年），頁202-218。

19 Louis Althusser,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ondon: Verso, 2014), pp. 153-155; Stuart Hall,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M. Gurevitch et al. ed.,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Routledge, 1982), pp. 56-90.

20 John Fiske & John Hartley, *Reading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1978), pp. 85-89.

21 Jutta Weldes, "Popular Culture, Science Fiction, and World Politics: Explor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utta Weldes, ed., *To Seek Out New Worlds: Exploring Links Between Science Fictio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6-8.

22 Cynthia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Y: Routledge, 2005), pp. 4-7.

Callahan)分析國家透過視覺產物所賦予的意義塑造國際政治現象，而此策略區分「能見性」(visibility)與「視覺性」(visuality)兩個層次，「能見性」指影像或敘事背後的政治意涵，以及被社會看見的程度，「視覺性」則是影像如何引發情感和集體情緒，意即影像本身所帶來的效應，例如中共時常藉由電影主張共產黨的歷史定位與政權合法性，或是根據曾經繪製出的地圖聲張主權。²³

除了國際關係領域，安全研究與地緣政治研究也出現以流行電影為對象的研究，以多元的研究方法揭開電影符號再現與政治之間的複雜連結。傑拉德(Gerard Toal)以「911事件」見證者與媒體對該事件的傳播為切入點，批判美國如何利用事件本身、親歷者與媒體論述三者所建構的情感工程，劃定善與惡、美國與恐怖分子之間的界限，將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軍事行動與反恐措施合法化。²⁴亦有學者對《神鬼戰士》(Gladiator)、《黑鷹計劃》(Black Hawk Down)和《王者天下》(Kingdom of Heaven)三部電影中的戰士形象進行剖析，將電影所描述的戰士引申為執行反恐任務的西方軍隊再現，為西方現實的軍事行為賦予道德與權力合法化的正當理念。²⁵

上述文獻普遍認為，隨著科技日新月

異，電影透過合成技術達到擬真，減少了抽象概念或缺乏共同經驗的侷限，成為國家動員觀眾情感的有力工具。當電影以再現的方式呈現真實時，本質上已脫離事實，應該區別它與真實(reality)的差異。質言之，探討符號再現極為重要，有助於我們分析中共電影的意涵與宣傳策略。一方面，中共透過「自上而下」的監管政策導引，操控企業生產符合政治利益的影片再造觀眾心理與認知；另一方面，也資助主旋律電影朝向好萊塢式轉型，以引人入勝的劇情和視聽效果攫取注意力，更微妙圓滑的包裝意識形態。此種流行文化商品能積極創造國家形象的想像與認同，一旦進入市場經濟，就會變成思想鬥爭的武器，不但要贏得大國形象的政治紅利，還要成為大賺票房的印鈔機，有必要透過批判性解析，揭示其背後潛藏的意識形態運作與文化操控邏輯。

鑒於電影所影射的政治意涵與國際社會之間的關係已成為國際政治研究的里程碑，然而國內既有的相關文獻仍相對稀少，有待進一步發展與探究。²⁶尤其既有文獻在分析中共主旋律電影敘事時，主要聚焦在中共革命歷史的重新詮釋，爭奪合法權力的論述，如《集結號》、《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等獻禮片。²⁷缺乏解析在中國崛起後，

23 William A. Callahan, *Sensible Politics: Visual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5-45.

24 Gerard Toal, "Just Out Looking for a Fight: American Affect and the Invasion of Iraq," *Antipode*, Vol. 35, No. 3, January 2004, pp. 856-870.

25 Simon Dalby, "Warrior geopolitics: Gladiator, Black Hawk Down and The Kingdom Of Heaven,"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7, No. 4, May 2008, pp. 439-455.

26 國內相關文獻參見莫大華，〈電影作為國際關係教學文本與研究工具之後設理論思辨〉，《政治科學叢論》，第72期，2017年6月，頁91-120；陳華凱、李亞明，〈以批判性地緣政治理論解讀電影《我和我的祖國》〉，《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1卷第23期，2020年7月，頁111-148。

如何藉現代化軍艦、坦克、無人機、太空站等符號，「再現」強軍夢的現代化與專業化，取代革命文藝中紅色經典的敘事方式，繼續為黨國宣傳。基此，本文試圖從「符號再現」分析的觀點切入，探究中共如何透過三部軍事與科技主旋律大片建構國家形象並提出批判，期能對此研究領域做出貢獻。

二、案例選擇與研究方法

本文將2015年視為中共主旋律電影結構轉型的时间基點，並選擇《戰狼2》、《紅海行動》、《流浪地球》為探討案例，主要有三個理由。第一，2015年4月《戰狼》作為中共現代軍事題材的電影代表作上映，形成與傳統軍事電影國家形象建構的對比。以往的軍事電影偏重對國共歷史、抗日戰爭歷史的受害者敘事方式，《戰狼》則展現出中共在國際社會中的強權形象，開始引起國際關注與學術研究，甚至變成一種通俗語言，如「戰狼外交」，顯見其指標性。

第二，2015年9月1日，中共國務院常務會議正式通過《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將電影產業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

並制定相關政策鼓勵電影市場開放競爭，以提高發展水準；同時加大扶持力度，成立專項資金支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電影。²⁸自此，該政策催生出商業與政治利益共謀的中共好萊塢式主旋律商品，仿造好萊塢電影高科技、高成本、大場景的美學特性，借助具有視覺吸引力的影像畫面塑造神話與英雄，兼顧政治與市場效益的高回報大片。²⁹

第三，2017年《戰狼2》、2018年《紅海行動》、2019年《流浪地球》三部現代化軍事與科技題材之主旋律電影接續上映。此類電影以解放軍（特戰與航天部隊）執行軍事或救援任務為主軸，透過虛擬真實國際事件的情節，將國家安全、綜合國力、公民權利、堅韌的民族性等議題與視覺影像相接合，形塑國家地位的崛起，使觀眾的國家認同感與民族自信得以提升。不但帶來突破性的票房成績，更成為習近平在關於文藝和電影工作論述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代表作，被當局視作國產電影的典範來宣傳。³⁰係檢視好萊塢式電影如何將「中國

27 以往中共每逢建黨、建軍、建政等重大活動前，官方會推出一系列「獻禮片」，建構「我群」想像的認同，敘事基礎便是中共如何從列強欺辱，以及艱苦度過經濟匱乏的歷史脈絡中崛起成為強國，政治宣傳意義普遍大於商業價值，「主旋律」氛圍濃厚；不過，若仔細比較近10年來主旋律電影的變化，可以發現其表現形式和論述方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參見林正愷，〈中共政策的制度調適與主旋律電影流變〉，《軍事社會科學專刊》，第21期，2022年8月，頁18-21。

28 〈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全文〉，《人大網》，2015年11月9日，〈<http://npc.people.com.cn/BIG5/n/2015/1109/c14576-27792060.html>〉（檢索日期：2024年12月25日）

29 20世紀80年代末，電影高科技（特技、模型和電腦動畫等）開始大量進入電影製作領域；90年代，好萊塢大片(blockbuster)將科幻、災難、動作推向極致，融入歷史、地域、戰爭、愛情等多種訴求，製作廣泛觀眾接受範疇的高票房大片，相關好萊塢電影的定義可參見：Régis Dubois著，李丹丹、李昕暉譯，《好萊塢：電影與意識形態》(Hollywood: Film and Ideology)（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32-38；Gabi Schlag & Anna Geis, "Visualizing violence: aesthetics and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lobal Discourse*, No. 7, July 2017, pp. 193-200.

夢」論述與國家形象視覺化的關鍵案例。

本研究旨在分析中共電影政策如何與「中國夢」接合，又如何再現國家形象。研究將分三步驟進行：首先，探討黨國意識形態與國家規管政策對電影商品生產邏輯的影響。第二，採取符號再現的組合性研究方法，檢視三部電影的論述過程。³¹ 即從電影敘事、畫面呈現、人物特質、時空背景等符號意涵，再轉向其伴隨的文字，並在政治敘述內予以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找出能普及於特定詮釋場合的論述。³² 第三，針對三部電影的宣傳本質與內容進行反思與批判。

參、中共的意識形態政策與電影生產

為改善國際形象，中共在提出經濟「走出去」戰略之後，隨即將此策略延伸至文化領域，明確推動文化「走出去」政策。2004年4月，由中國電影製片人協會、電影頻道和

中影集團三家聯合成立的中國電影海外推廣公司正式成立，以「捕捉中國夢，向世界展示」為口號，希望能整合電影資源，讓電影走出去，拓展國際能見度與知名度，藉聲光影像再現中國夢，形塑國家形象。³³

「走出去」戰略到了2012年習近平接班後，進入「中國夢」政策的新階段。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帶領政治局常委參觀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時表示，「中國夢」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宣告「中國夢」為政治主調。³⁴ 2012年12月8日和10日考察廣州戰區時表明：「這個夢想是強國夢，對軍隊來說，也是強軍夢。要堅持用打仗的標準推進軍事鬥爭準備」。³⁵ 「中國夢」不只是「強國夢」、「強軍夢」，亦須提高軟實力、建成文化強國、具有文化自信。2013年12月30日，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係『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

30 三部電影除在習近平關於中國文藝和電影工作願景致詞中受特別讚揚外，也分別在中國電影的三大獎——「金雞獎」、「百花獎」、「華表獎」中獲得大獎，例如《戰狼2》獲得百花獎與華表獎的最佳男演員和優秀故事片；《紅海行動》獲金雞獎最佳導演、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等；《流浪地球》獲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百花獎最佳導演等。這三個獎項是經中共中央批准，代表中國最高藝術水準、最高觀眾認可、最高政府鼓勵的三大全國性電影獎項，得獎片將獲得從地方到中央不同金額的補助和獎勵；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對此類電影的重視、支持和政策導向。

31 Roland Bleiker. "Pluralist Methods for Visual Global Politic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3, No. 3, May 2015, pp. 872-890.

32 Katja Freistein & Frank Gadinger, "Populist Stories of Honest Men and Proud Mothers: A Visual Narrative Analy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6, No. 2, April 2020, pp. 217-236.

33 駱思典，〈電影外交：全球化背景下的電影與中國國家形象〉，《南加大公共外交研究中心》，2012年8月2日，〈<http://www.charhar.org.cn/newsinfo.aspx?newsid=4825>〉（檢索日期：2024年10月2日）

34 〈習近平：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奮勇前進〉，《新華社》，2012年11月29日，〈http://www.gov.cn/lidhd/2012-11/29/content_2278733.htm〉（檢索日期：2024年10月2日）

35 〈習近平：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努力建設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人民網》，2012年12月13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2/1213/c64094-19880301.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2日）

現」。³⁶ 軟實力的目標在塑造國家形象，「要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透過影視作品、文學作品等多種方式，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教育，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³⁷ 習近平後續在多個場合提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宣傳口號，目的是推進國際傳播能力，讓世界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³⁸

依據上述官方的論述內容可知，影視作品成為中共宣傳中國夢，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媒介，看似強調對外國產生影響，但其實著重於影響自身國內。³⁹ 中共將影視作品視為塑造意識形態認同的重要途徑，特別是習近平提出訴諸情感的「中國夢」，由於「夢」的無限想像，更需透過電影加以具體化。⁴⁰ 因此，透過對其主旋律電影的邏輯框架與發展策略的交互檢視，將有助於歸納出習近平時期主旋律電影轉向的模式與意涵。

一、中共國產電影的政策介入

對中共的威權體制而言，電影承擔著宣傳意識形態的功能，是政治宣傳和階級鬥爭的工具，開拓電影市場亦具超越經濟效益

的政治意涵。回溯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電影製作播出最重要的任務是政治宣傳，從製片廠、影院、放映隊所需資金、設備和從業人員費用全由國家供給，制定生產計畫、編列及核撥製片款項，並由政府實施統購統銷，向全國發行放映。直至1994年開放各製片廠可自行發行影片，邁出向市場化改革的第一步。⁴¹

2001年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產電影面臨必須和進口電影競爭的問題。然仍透過訂定保護性質的電影政策，如壟斷、配額與補助手段，對國產電影實施多管道管理與扶植措施。例如《國產影片發行放映的考核獎勵辦法》明訂中國電影集團公司（中影）、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華影）國產影片發行每年不得低於30部，其中應包含政府推薦的影片至少10部。主要院線電影院也被要求每年須安排「國產電影月」，當月僅能播放國片的規定。⁴²

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發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新聞出版管理職責、電影管理職責劃入中共中央宣傳部管理，加掛「國家

36 〈習近平：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著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人民網》，2013年12月31日，〈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13-12/31/content_2558147.htm〉（檢索日期：2024年10月5日）

37 〈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人民網》，2015年7月20日，〈<http://cpc.people.com.cn/xuexi/BIG5/n/2015/0720/c397563-27331770.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5日）

38 陳理，〈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更好了解中國〉，《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2020年3月23日，〈<http://www.dswxyjy.org.cn/BIG5/n1/2020/0323/c428053-31644891.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5日）

39 Lutgard Lams, "Examining Strategic Narratives in Chinese Official Discourse Under Xi Jinping,"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No. 3, March 2018, pp. 387-389.

40 〈習近平總書記15篇講話系統闡述『中國夢』〉，《人民網》，2013年6月19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3/0619/c40531-21891787.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5日）

41 周文翰，〈中國電影體制改革進行時歷次改革詳細信息〉，《人民網》，2005年4月14日，〈<http://ent.sina.com.cn/m/c/2005-04-14/0830702290.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5日）

42 劉立行，〈中國電影產業支持性策略之政策法規分析〉，《國家與社會》，第4期，2008年6月，頁133-156。

電影局」牌子。⁴³ 基於電影內含政治屬性、文化屬性與產業屬性，大陸政府仍在電影的發行和放映端，保持嚴格的行政許可制和市場准入制；同時，為維護主流意識形態的穩定，當局成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創作領導小組」，專門從事主旋律電影創作與審查，設立專項資金贊助，影片完成後，發行端和新聞媒體等行政部門推動走向市場，甚至組織動員學生、黨員及軍隊幹部包場觀看。⁴⁴

從上述電影的金融輔助、製播與票房分配，以及審查監管等政策導引過程可知，中共始終牢牢掌握著媒體市場的壟斷權。汪子錫的研究即以政治經濟概念指出，大陸電影企業同時服務於政治與經濟邏輯，在票房上創立佳績，成為中共在意識形態戰場上的武器。⁴⁵ 換言之，主旋律電影的政治宣傳目的不變，卻以更加娛樂的多元形式獲得市場競爭力，讓觀眾樂於買單。

二、中國模式的好萊塢軍事與科技電影

中共試圖將主旋律電影娛樂化的成功推向國際，效仿美國好萊塢文化輸出模式。尤其自習近平接班後，為中共文化產品的海外流通，提供具體的物質基礎與傳播平臺，包括併購海外媒體、擴大經營海外市場等。總

結習近平於歷次文藝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如何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好地融入電影創作，讓主旋律更嘹亮，正能量更強勁？從更高站位上準確把握中國電影事業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獨特地位與作用，是我國電影事業發展的重大戰略課題。」強調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並指出電影的獨特藝術形式，可以將社會主義文藝的本質與文化自信的力量有機結合。⁴⁶

另一方面，習近平提出一部好的電影作品除了符合主旋律，還需經得起人民評價、專家評價、市場檢驗的作品，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⁴⁷ 隨著資本市場的擴張、網路跨國無疆性以及中共的走出去政策，除了拓展國內市場凝聚內部力量，亦對區域和全球文化市場產生影響，同時做到內宣與外宣。簡言之，就是必須同時服膺政治邏輯和市場邏輯的生產模式。由於習近平的政治論述深刻影響電影文化的生產邏輯，在「提高軟實力」、「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講好中國故事」等政策推波下，《戰狼2》、《紅海行動》、《流浪地球》等一系列軍事與科技題材電影被官方認證為主旋律電影中的代表，

43 〈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人民網》，2018年3月21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8/0321/c64387-29881214.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5日）

44 羅宏，〈國家話語的影視劇表達——論重大革命歷史影視劇創作〉，《文藝爭鳴》，第1期，2011年1月，頁134-139。

45 汪子錫，〈在意識形態戰場吹響集結號的大陸電影政經分析〉，《展望與探索》，第9卷第9期，2011年9月，頁53-84。

46 童剛，〈共築電影強國夢想——中國電影這5年〉，《新華社》，2017年9月18日，<<http://219.141.187.25/sapprft/contents/6581/349455.s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5日）

47 中國文聯黨組，〈中國電影：走在高品質發展的大路上〉，《求是》，2020年2月1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2/01/c_1125497424.htm>（檢索日期：2024年10月5日）

在與美國好萊塢為代表的進口電影較量中，煽動觀眾民族主義的熱情與自豪感，獲得極佳的票房。同時，也成為習近平在關於文藝和電影工作論述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代表作，被當作國產電影典範來宣傳。⁴⁸

作為「中國夢」的構成部分，如何形塑現代化軍隊的「強軍夢」，在中國崛起的時代下成為新的問題。「中國模式」的好萊塢電影確實帶來票房和熱議，卻也建構出「中／西二元對立」的「中國夢」。⁴⁹

《戰狼》中的冷鋒借用了《第一滴血》藍波的英雄形象，在好萊塢化的敘事中，再現「中國模式」的軍人責任與使命召喚，是服從國家、扶助婦孺、除暴安良，充滿俠氣柔情的中國英雄。⁵⁰而《紅海行動》和《流浪地球》則轉化為民族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價值體系，透過現代化軍武、複雜戰場或災難景象，營造國際人道救援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義形象。也就是說，中共試圖以好萊塢式的軍事與科技電影，取代革命文藝中經典戰爭的敘事方式，論述自身在世界格局中，與西方不同的普世價值與合法地位。

肆、三部電影的敘事與再現分析

本文接下來將對《戰狼2》、《紅海行動》和《流浪地球》三部電影文本進行符號再現分析，即閱讀電影生產者對中共國家形象的建構，再進行批判反思。

一、《戰狼2》

(一)敘事與宣傳

該片「模仿」利比亞武裝衝突事件，講述一名特種部隊「戰狼」的退役解放軍，在非洲某國做生意，因當地發生叛亂，為解救工廠的僑胞，隻身犯險救回落難同胞與非洲友人的故事。由吳京飾演的男主角冷鋒被塑造成愛國英雄，例如以床褥擋飛彈，用自製毒箭攻入叛軍陣營，獨自開坦克衝破圍牆等戰場美學特效。作為契合「中國夢」的主旋律電影，《戰狼2》選在2017年7月27日8點零1分上映，是對中共建軍90周年的致敬，也為建軍90周年閱兵拉開序幕，對電影內容意識形態的形塑不言可喻。⁵¹

其中主要敘事者有三位：退役解放軍冷鋒、援非女醫生 Rachel 和雇傭兵頭目老爹。隱喻「中國」的冷鋒在保護已逝戰友家人、打擊海盜與營救人質等事件中，皆展現積極正面，不怕犧牲、重情重義的形象。他在與其他敘事者對話時，時常表露中國崛起

48 三部電影除在習近平關於中國文藝和電影工作願景致詞中受特別讚揚外，也分別在中國電影的三大獎——「金雞獎」、「百花獎」、「華表獎」中獲得大獎，例如《戰狼2》獲得百花獎與華表獎的最佳男演員和優秀故事片；《紅海行動》獲金雞獎最佳導演、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等；《流浪地球》獲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百花獎最佳導演等。這三個獎項是經中共中央批准，代表中國最高藝術水準、最高觀眾認可、最高政府鼓勵的三大全國性電影獎項，得獎片將獲得從地方到中央不同金額的補助和獎勵。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對此類電影的重視、支持和政策導向。

49 〈「好萊塢編劇教父」麥基：中國電影應拒絕模仿好萊塢〉，《人民網》，2016年5月29日，〈<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n1/2016/0529/c22219-28387738.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5日）

50 〈外國媒體網友怎樣看「戰狼2」？冷鋒就是「中國蘭博」〉，《人民網》，2017年8月14日，〈<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1/2017/0814/c40606-29467536.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5日）

51 〈《戰狼2》：橫掃中國票房的民族主義動作片〉，《BBC中文網》，2017年8月5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0840840>〉（檢索日期：2025年3月1日）

的觀點與立場，比如告訴Rachel美國軍艦已駛離，但他一定會留下來完成營救任務，或是告訴老爹中國已不再是以前的劣勢民族。而來自「美國」的Rachel，是一位有愛心且保護他者的醫生，她向自己的國家求助，卻沒有得到回應，只好一路跟隨冷鋒。西方臉孔的雇傭兵頭目老爹在電影中是反派的角色，他不在乎國家間的關係，只關心自己的利益，認為冷鋒是弱者，不具備與自己抗衡的能力。

整體而言，《戰狼2》所傳達的敘事觀點主要有三個意涵。一、「中國」有能力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二、展現「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友好關係，以及在此區域不同於他國的地位；三、「中國」謹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政策，除非是公民受到傷害，否則不會干涉他國內政。

(二)再現與批判

首先，在國際政治與國家形象建構上，軍事武器是象徵強國形象的重要符號。影片中陸續出現59D式坦克、重機槍、火箭筒、直升機，以及052D型驅逐艦等軍武，且當海軍編隊指揮官下令對屠殺平民的歐洲雇傭兵和反政府軍開火時，052D型驅逐艦發射多枚導彈，再現精確命中敵方目標的戰爭景況。⁵² 鏡頭帶到中國軍艦上的軍人在港口協助撤僑，軍艦懸掛「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字樣旗幟的影像畫面，空間場景裡沒有出現他國軍艦，隱含中共企圖在地緣環境中扮演的國際角色與地位。

其次，受保護的「中國人」及「五星旗」這類象徵性的國族符號，不斷在電影

中被展演和強調。在「中國人」身分認同的塑造方面，如非洲紅巾軍為奪取國家政權大肆燒殺搶奪，但其首領卻命令軍隊組織「不可以殺『中國人』」，認為「中國」的國際論述權是該國政權合法化的重要保障，不能得罪。影片中一位身穿花襯衫的海外商人原本宣稱自己已不是「中國人」，但當戰爭爆發，生命遭受威脅時，便以紅外套、黃襯衫的搭配出現在銀幕鏡頭，不斷強調自己是「中國人」，才能成為撤僑行動中被解救的主體，藉「中國」色彩的衣服符號，象徵「中國人」身分可保障生命安全的隱含義。高舉「五星旗」則是安全通過交戰區的保證，並出現於解放軍海軍指揮官下令開火的時機，傳達中共軍隊絕不擅入他國領土、干涉他國內政的立場，除非公民受到人身傷害。

此外，電影角色的對話、字幕與影像等搭配，亦是理解中國形象再現的重要文本。例如冷鋒和雇傭兵搏鬥時，雇傭兵說：「你們這些懦弱的劣等民族就應該被消滅」，冷鋒回：「那他媽是以前」。在電影結尾畫面出現中共的護照畫面，將「中國護照不能讓你到達世界上每個地方，但他能讓你從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回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當你在海外遭遇危險，請不要放棄，記住在你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等文本與擬真的戰爭場景結合，將「中國夢」、「強國夢」可視化。

儘管《戰狼2》在故事內容突破傳統軍事電影的敘事框架，講述一個小人物（特戰隊員）的愛「國」故事，但電影形塑的「迷思」，明顯的是將中國形象「英勇化」，

52 <《戰狼2》展示多型現役裝備，軍事元素靠譜嗎？>，《人民網》，2017年8月2日，<<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1/2017/0814/c40606-29467536.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5日）

相對貶低敵手，抑或是友邦。包括製造美國軍艦駛離、非洲政府無力還擊反政府軍等，甚至輕蔑非洲人民，如當地小男孩Tundu與其母親，在對抗過程中被塑造成無知的搞笑形象。再者，電影試圖利用冷鋒強硬反擊的性格建構中華民族復興的形象，例如強調「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或是帶著當地居民一起前往中國大使館，工廠員工也能夠一起搭乘直升機撤離。在此背後隱喻的是，必須以「強大」的國家影響力與政府實際作為支撐，與其說是展現中華民族特性，更不如說是凸顯國家實力崛起後強勢的霸權形象，也因此被批評過度訴諸愛國主義情緒，反而使「戰狼」一詞成為指涉中共的負面代名詞。電影中主要敘事與代表性符號整理如表1。

二、《紅海行動》

(一)敘事與宣傳

該片改編自2015年「葉門撤僑」的真實國際事件，並將場景移置一個虛構的中東國家。劇情講述政局動盪的伊維亞共和國

首都遭叛軍與恐怖組織入侵，為解救當地華僑，中共海軍蛟龍突擊隊奉命執行撤僑任務，並阻止恐怖組織獲得核原料。電影一開始先從對索馬利亞海盜的追擊戰開始，大陸商船在索馬利亞海域外的公海遭海盜劫持，蛟龍突擊隊潛入突襲，成功解救人質並抓捕海盜。

不同於「戰狼」個人主義的英雄色彩，「蛟龍突擊隊」則被塑造為集體英雄群像。透過各種戰場奇觀，包括軍艦、坦克、飛機，從槍戰、砲擊到近身肉搏，以及慢動作聚焦子彈穿梭及爆炸等視覺美學畫面「模仿」真實。可以說，《紅海行動》作為一部由民營企業製作，中共海軍官方支持，北京銀行提供資金的主旋律電影，同時服務了黨國意識與市場經濟，被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等官媒聯手宣傳，受到高度重視與資源挹注。⁵³

電影主要有兩條敘事線，分別是蛟龍突擊隊隊員，以及尋找恐怖分子製造核武

表1 《戰狼2》電影敘事與符號再現

敘事觀點	符號具	符號義
• 「中國」有能力保護公民人身安全。 • 展現「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友好關係，以及優於他國的地位。 • 「中國」謹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政策。	• 退役解放軍冷鋒 • 美國援非女醫生Rachel • 雇傭兵頭目老爹 • 當地小男孩Tund與其母親	• 「中國」不怕犧牲、道德優越的形象 • 「中國」優於美國 • 西方的貪婪與敵意 • 依賴「中國」庇護的非洲國家
	坦克、重機槍、火箭筒、直升機、052D型驅逐艦	「中國」崛起與軍事現代化的強國形象
	「中國」護照、五星旗、紅外套搭配黃襯衫	國族保護的象徵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53 潘潔、郝曉靜，〈《紅海行動》背后的真實故事—對話外交部領保中心常務副主任楊舒〉，《人民網》，2019年2月15日，<<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1/2018/0308/c14677-29854871.html>>（檢索日期：2025年3月2日）

器關鍵技術的戰地記者夏楠，並在兩者的相互敘事中彰顯突擊隊犧牲奉獻的精神。除了突擊隊員宣稱自己是「中國海軍」外，其他國家的角色身分幾乎是被隱蔽的。《紅海行動》和《戰狼2》一樣，都試圖傳達中共日益強大的實力能確保公民人身安全，且謹守「和平共處五原則」外交方針的敘事觀點。最大不同在於，《紅海行動》進一步展示中共在面對國際事務時，是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意涵。

(二)再現與批判

在國際政治與國家形象建構上，影片中同樣運用大量軍武符號再現強國形象，如054A導彈護衛艦、071船塢登陸艦、904型島礁補給艦、039A常規潛艇以及726氣墊登陸艇等艦艇先後亮相。尤其054A型導彈護衛艦是中共建造的多用途遠洋護衛艦，艦上配備8枚射程兩百多公里的鷹擊83J反艦導彈，垂直發射系統可混裝紅旗16艦空導彈和魚8火箭助飛反潛魚雷，編隊艦載直升機及蛟龍突擊隊。⁵⁴ 影片亦透過無人機攻擊，艦載防空砲攔截導彈，解救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大陸人質等鏡頭，將「臨沂號」執行葉門撤僑任務的神話再現為真實。

電影對海上軍事裝備的重點刻畫，映射出中共不斷擴增艦隊規模，實踐「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的發展戰略與決心。中共長期受重陸輕海的地緣戰略思維影響，加上海上地緣環境相對不利，導致與周邊國家頻繁發生海權爭端，意味著崛起必然要從

陸權強國轉向海權強國。⁵⁵ 此外，影片將戰爭場景塑造的血腥暴力，但主角始終是在救援與反抗，從未主動挑起戰端，並表明「只要你不侵犯主權，我就保持和平，但若你執意開戰，我就血戰到底」，以符合中共官方強調的外交原則。

而在電影角色的對話場景中，不斷從救援過程展現中國崛起的強國形象。例如「勇者無懼、強者無敵」、「我們沒有生在和平的年代，但我們有幸生在和平的國家」、「別怕，我們是中國海軍，我們帶你們回家，……一個中國人都不能傷害」。對比他國特戰人員選擇離開，中共突擊隊則是選擇留下為當地平民拆解炸彈，成功營救被俘人質，並自願承擔奪取核原料「黃餅」之責等視覺化過程，營造「中國」雖不同於「美國」模式，同樣能有效打擊國際恐怖組織，執行撤僑任務，與負責任大國的論述相接合。相反地，其他國家在撤僑任務中卻被「消音」，刻意改寫葉門撤僑事件的事實。

更受詬病的是，片尾安排一段隱喻南海屬於中國的場景，且完全與電影的敘事情節無關。畫面出現幾艘中共軍艦圍堵並命令一艘外國船隻離開，搭配台詞「我是中國海軍，你即將進入中國領海，請立即離開」，並將此爭議水域標註字幕「中國南海」，利用軍艦、五星旗等象徵性符號進行地理書寫，塑造其南海主權的正當性。⁵⁶ 这一幕已讓其他南海聲索國的觀眾感到不滿，例如越南因此停播該片，在泰國、馬來西亞等地上

54 林秀，〈《紅海行動》：重構世界史的衝動與失敗〉，《藝術評論》，第5期，2018年5月，頁77-84。

55 高豐智，〈中共海軍「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之發展戰略與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3卷第5期，2019年10月，頁32-44。

56 Sean Carter & Derek P. McCormack, "Film, geopolitics and the affective logics of intervention. *Political Geograph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5, No. 2, February 2006, pp. 228-245.

映的票房亦不佳。⁵⁷ 質言之，這類好萊塢式軍事題材電影除對內渲染愛國主義情緒，也越來越反映出中共對外軍事影響力擴張所帶來的負面形象。電影中主要敘事與代表性符號整理如表2。

三、《流浪地球》

(一)敘事與宣傳

該片改編自同名科幻小說，以太陽即將吞沒地球的科幻場景，將虛擬的全球災難真實化，被稱為大陸科技題材的代表作。⁵⁸ 劇情講述地球聯合政府，集合各國航太科技能力組建救援隊，試圖推動地球離開太陽系。事實上，中共分別於2013年、2016年成功發射神舟十號及十一號飛船，習近平與抵達太

空站的航天員通話時表示，「航天夢是強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⁵⁹ 並結合媒體宣傳所有現役航天員皆具有進入太空的經驗，且太空站運行已進入常態化。⁶⁰ 《流浪地球》透過先進設備的「模仿」，接合了「中國夢」對航太科技快速發展的期盼，例如航天員使用的太空站、飛行器，重型運載車內的螢幕、儀表、球形方向盤，以及中共救援隊拯救地球的特效場景，將中華民族偉大的「航天夢」與科技強國的想像再現。

主要敘事者是中共航天員劉培強中校，其子劉啟與妹妹韓朵朵，以及身為運輸車駕駛的祖父韓子昂。聯合政府隱喻中共所指涉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代表「中國」

表2 《紅海行動》電影敘事與符號再現

敘事觀點	符號具	符號義
「中國」有能力保護公民人身安全。 「中國」謹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政策。 「中國」在面對國際事務時，是一個負責任大國。	- 蛟龍突擊隊及戰地記者夏楠 - 他國特戰人員	「中國」有效打擊國際恐怖組織，執行撤僑任務的形象 「中國」優於他國，也比美國更願意承擔世界責任
	054A導彈護衛艦、071船塢登陸艦、904型島礁補給艦、039A常規潛艇以及726氣墊登陸艇	「中國」崛起與軍事現代化的強國形象
	標註「中國南海」的水域，以及中共軍艦驅離外國軍艦的場景、五星旗	南海屬於「中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57 〈中國軟實力：《紅海行動》觸及越南敏感區？〉，《BBC中文網》，2018年3月27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3547482>>（檢索日期：2024年12月25日）

58 斯影，〈《流浪地球》引熱議，中國式科幻全方位解讀〉，《BBC中文網》，2019年2月15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7236820>>（檢索日期：2024年12月25日）

59 〈神舟十號載人飛船發射成功〉，《人民網》，2013年6月1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3/0612/c1024-21815531.html>>（檢索日期：2024年10月5日）

60 〈向著航天強國目標勇毅前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心引領探月工程紀實〉，《人民網》，2024年9月23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4/0923/c64387-40325776.html>>（檢索日期：2024年12月25日）

身分的劉培強在「俄羅斯」太空人的協助下，於太空站中犧牲自己將地球推離木星；劉啟和韓朵朵則是加入地面救援隊，進行移動地球的計畫。《流浪地球》呈現出有別於美國擔負拯救地球的主體，隱含著在美國救世敘事相對衰弱之後，由中國帶來不同於西方價值的觀點。

作為象徵中共航天科技發展的代表作，《流浪地球》的導演和編劇登上央視新聞聯播受訪，成為官媒力捧的主旋律大片。中宣部副部長王曉暉甚至公開讚揚：「以其大膽想像和充滿中國特色的敘事手法，為世界提供了觀察中國文化和中國發展的獨特視角」、「宣介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大國擔當」，⁶¹顯見該片的黨國意識形態宣傳本質。

(二)再現與批判

在國際政治與國家形象建構方面，不同國籍的太空人成為代表國家符號的象徵。電影裡的全球治理體系中，中共和俄羅斯佔主導地位，男主角航天員劉培強中校在太空站上向地球聯合政府彙報時，代表人類最

高治理組織使用的語言是法語，而非美語。影片中執行救援任務的國籍包括法國、俄羅斯、韓國及印尼，皆是當時與中共保持友好的國家；相對地，美國在電影中「缺席」，印度則是轉身離去，不參與最後的救援行動。隱含中美與中印的關係，建構中國較美國更有能力領導且採取國際合作解決危機的形象，試圖展現願為國家、為人類犧牲的民族特性。

同樣的，負責任大國形象與堅忍的民族性，亦體現於電影文本裡。就在各國救援隊都認為已無法改變地球毀滅的命運，決定放棄時，韓朵朵透過通話系統喊話：「救援隊的叔叔阿姨們。我叫韓朵朵，是一個初中學生，中國的救援隊正在執行最後的救援任務，……加入我們一起戰鬥！點燃木星，救回我們的地球！我們就在蘇拉威西三號轉向發動機控制中心，正在王磊上尉的指揮下行動。中國CN171-11救援隊-韓朵朵播報完畢」，試圖透過電影敘事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抽象概念視覺化。電影中主要敘事與代表

表3 《流浪地球》電影敘事與符號再現

敘事觀點	符號具	符號義
由「中國」擔負拯救地球的主體，隱含在美國救世敘事相對衰弱之後，「中國」帶來不同於西方的國際秩序與價值。	• 「中國」航天員劉培強、其子劉啟與妹妹韓朵朵 • 地球聯合政府、各國地面救援隊	• 「中國」不怕犧牲、道德優越的形象 • 由「中國」所領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太空站、飛行器、重型運載車及「中國」救援隊拯救地球場景	「中國」航天夢與科技強國的想像
	執行救援任務主要國家為法國、俄羅斯、韓國；美國和印度缺席	隱喻「中國」當前的外交關係，且較美國更有能力領導且採取國際合作解決危機的形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61 白瀛，〈《流浪地球》票房過40億元：開啟中國科幻電影創作新征程〉，《新華社》，2019年2月20日，<<https://m.tjrx.org/plus/view-553717-1.html>>（檢索日期：2025年2月25日）

性符號整理如表3。

綜上所述，三部電影藉現代化、高科技的軍武展示，包括城市巷戰、沙漠行動、地球災難等虛擬場景，營造好萊塢式的視聽效果與「真實性」，既是對中共軍事與科技實力的再現，亦是對「中國夢」的宣傳，與國家意識形態政策進一步接合，形塑有擔當的大國形象。然而，即便此類主旋律大片突破傳統的宣傳模式，建立了一個可以與美國好萊塢媲美的敘事內容，⁶² 卻在許多情節設計上，淡化他者在維和與撤僑行動的貢獻，貶抑其應對重大災變的能力與意願，甚至宣稱擁有爭議海域主權。這種一味展現自己強大而刻意削弱他者的作法，並未真正的改善國家形象，而是如學者所說，看似是為了讓世界看到「中國故事」的大外宣，其主要目的還是對內宣傳，維持政權穩定。⁶³ 即所謂的「外宣內宣化」(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 propaganda)，發展軟實力的首要目標先是處理國內政權合法性問題，其次才是國際政治問題。

伍、結 論

由於電影的流行性與便利性，使其得以作為建構國家形象與情感認同的溝通基礎。特別是習近平掌權之後，中共主旋律電影的敘事結構也轉向高科技、高成本的好萊塢商業模式，以流行文化的虛擬世界再現國際關

係的真實世界。本文以符號再現理論對三部電影敘事進行分析，進一步揭露中共的「中國夢」論述與強國形象態度轉變的建構過程，並批判其中隱含之問題。研究結果為以下三點：

第一，中共對形象的建構免不了對自我的解構。《戰狼2》、《紅海行動》和《流浪地球》這類好萊塢式軍事與科技電影中的場景，成為中共面對當今國際局勢變化的投射，反映其對國際秩序與國家形象的重塑，也隱含著中西文化政治的博弈。對於電影本身而言，觀眾既是電影的獨立觀察者，同時也是電影故事的參與者，觀眾對國族的想像與情感被感召，影片中激昂振奮的場景與臺詞成為「國家」符號展演的舞臺。可見不論是真實的國際事件改編或虛擬世界危機的呈現，均可被當作電影敘事題材，運用「能見性」（圖像、表象、意識形態）及「視覺性」（電影場景演出的影響、欣賞經驗）動態二元結構所隱含的政治符號，與國家安全、綜合國力、公民權利等國際議題相接合。

第二，電影作為一種重要的國家形象表述與傳播方式，透過影視文化消費對日常生活的滲透再現權力關係，將虛擬的國際擔當與自我形象的想像真實化。⁶⁴ 一方面，隨著電影產業逐漸從輿論宣傳工具向大眾娛樂商品的形式轉向，對於觀眾和電影生產者

62 林正愷，〈中共政策的制度調適與主旋律電影流變〉，《軍事社會科學專刊》，第21期，2022年8月，頁3-26。

63 Wen-Hsuan Tsai, "Enabling China's Voice to Be Heard by the World: Ideas and Oper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xternal Propaganda System,"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64, No. 3-4, October 2017, pp. 203-213; William A. Callahan, "Identity and Security in China: The Negative Soft Power of the China Dream," *Political Studies*, No. 35, March 2015, pp. 216-229.

64 Gerard Holden, "Cinematic IR, the Sublime, and the Indistinctness of Art," *Millennium*, Vol. 34, No. 3, August 2006, pp. 793-818.

來說，電影成為一種可以寄託夢想和宣洩情感的影音敘事。另一方面，網路時代下的新媒體流行文化，如網路電影、電視劇的快速發展，改變了國家形象建構既有的表達方式，也對觀眾的認知心理產生更大影響。值得反思的是，電影中的符號再現是高度選擇性的，僅呈現中共刻意塑造的大國形象，此種選擇性再現相對掩蓋了中共社會內部的矛盾，轉移內部問題焦點，亦阻礙了閱聽大眾對於現實環境的客觀認知。

第三，從國防安全的角度切入，中共軟實力輸出或是對外進行文化統戰、認知作戰的影響效果有限。黨政機構下的許可制審查以及主旋律電影的資助政策，使中共好萊塢式電影仍難以跳脫意識形態框架的侷限；尤其每當逢中共建政、建黨、建軍等重大紀念日，即針對國內觀眾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愛國意識強化，企圖與黨的統治和優先利益保持一致，這樣的宣傳邏輯對於反對威權體制的民主國家來說，只是進化版的愛國主義商品。外宣不再真的對外，而是被改造用於對內凝聚國族認同，即本文所指的「外宣內宣化」現象。隨著民族自信心和宣傳格局的改變，過度依賴情感動員可能導致內部民族主義情緒的膨脹，不利於建立理性、包容與對話的國際秩序，是中共文化軟實力難以走出去的根本問題。

本研究最大的貢獻即採取跨學科的理論觀點與方法，有如學者布雷克(Roland Bleiker)所指出，這有助於從多元角度理解國際政治的複雜性，以非因果性條件解構既有

的權力結構和知識體系。⁶⁵ 然而，後現代主義研究途徑強調對既有概念和理論的解構，可能存有過度詮釋的疑慮，這是本文的研究限制。

綜合來看，經由《戰狼2》、《紅海行動》和《流浪地球》的再現分析，可以窺探到中共企圖將主旋律電影轉型推向國際市場，爭取國際論述權重塑國家形象的趨勢，雖獲取一定的成果，但這種情感認同相當程度是封閉與排他的。對於強調大國崛起，擁抱中國夢的習近平而言，是否能夠藉由幾部主旋律電影，就一如所願發展出對國族情感的想像與認同，表達出大陸民眾對「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應有的強權地位與角色憧憬，這些答案還需要更多的觀察與研究累積。

(收件：113年10月23日，接受：114年5月12日)

65 Roland Bleiker, "Mapping visual global politics," in Roland Bleiker, ed., *Visual Glob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 2-5.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中國電影家協會產業研究中心，2010。
《2010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
- 林正愷，2013。《透視茉莉花革命一符號力量的建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
- 蔡衛、游飛，2008。《美國電影藝術史》。北京：中國傳媒大學。

專書譯著

- John Fiske著，張錦華譯，2002。《傳播符號學理論》(Introduc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臺北：遠流。
- Régis Dubois著，李丹丹、李昕暉譯，2014。《好萊塢：電影與意識形態》(Hollywood, cinéma et idéologie)。北京：商務印書館。

期刊論文

- 王安然，2016/9。〈好萊塢電影與國家形象傳播關係研究〉，《傳播與版權》，第9期，頁162-163。
- 汪子錫，2011/9。〈在意識型態戰場吹響集結號的大陸電影政經分析〉，《展望與探索》，第9卷，第9期，頁53-84。
- 林正愷，2022/8。〈中共政策的制度調適與主旋律電影流變〉，《軍事社會科學專刊》，第21期，頁3-26。
- 林秀，2018/5。〈《紅海行動》：重構世界史的衝動與失敗〉，《藝術評論》，第5期，頁77-84。

孫璋、王軍峰，2019/1。〈異域空間的展演：「新紅色電影」中的國族認同與國家形象〉，《東南傳播》，第1期，頁38-39。

高豐智，2019/10。〈中共海軍「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之發展戰略與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3卷，第5期，頁32-44。

張裕亮，2007/6。〈從紅色經典到愛國主義商品：大陸主旋律電視劇文本意義的變遷〉，《中國大陸研究》，第50卷，第4期，頁1-29。

莫大華，2017/6。〈電影作為國際關係教學文本與研究工具之後設理論思辨〉，《政治科學叢論》，第72期，頁91-120。

陳華凱、李亞明，2020/7。〈以批判性地緣政治理論解讀電影《我和我的祖國》〉，《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1卷，第3期，頁111-148。

黃鈺堤，2008/3。〈巴特的符號學與政策方案的解讀〉，《政治科學叢論》，第35期，頁181-204。

劉立行，2008/6。〈中國電影產業支持性策略之政策法規分析〉，《國家與社會》，第4期，頁133-156。

羅宏，2011/1。〈國家話語的影視劇表達一論重大革命歷史影視劇創作〉，《文藝爭鳴》，第1期，頁134-139。

網際網路

BBC中文網，2017/8/5。〈《戰狼2》：橫掃中國票房的民族主義動作片〉，<<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

news-40840840>。

BBC中文網，2018/3/27。〈中國軟實力：《紅海行動》觸及越南敏感區？〉，<<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3547482>>。

人大網，2015/11/9。〈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全文〉，<<http://npc.people.com.cn/BIG5/n/2015/1109/c14576-27792060.html>>。

人民網，2012/12/13。〈習近平：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 努力建設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2/1213/c64094-19880301.html>>。

人民網，2013/6/12。〈神舟十號載人飛船發射成功〉，《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3/0612/c1024-21815531.html>>。

人民網，2013/6/9。〈習近平總書記15篇講話系統闡述『中國夢』〉，《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3/0619/c40531-21891787.html>>。

人民網，2015/7/20。〈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xuexi/BIG5/n/2015/0720/c397563-27331770.html>>。

人民網，2016/5/29。〈「好萊塢編劇教父」麥基：中國電影應拒絕模仿好萊塢〉，《人民網》，<<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n1/2016/0529/c22219-28387738.html>>。

人民網，2017/8/14。〈外國媒體網友怎樣看「戰狼2」？冷鋒就是「中國蘭博」〉，《人民網》，<<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1/2017/0814/c40606-29467536.html>>。

html>。

人民網，2017/8/2。〈《戰狼2》展示多型現役裝備，軍事元素靠譜嗎？〉，《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7/0802/c1011-29444280.html>>。

人民網，2018/3/21。〈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8/0321/c64387-29881214.html>>。

人民網，2024/9/23。〈向著航天強國目標勇毅前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心引領探月工程紀實〉，《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4/0923/c64387-40325776.html>>。

中國文聯黨組，2020/2/1。〈中國電影：走在高品質發展的大路上〉，《求是》，<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2/01/c_1125497424.htm>。

中國政府網，2013/6/24。〈習近平同神十太空人聶海勝、張曉光、王亞平通話〉，《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ldhd/2013-06/24/content_2432565.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6/10/17。〈神舟十一號載人飛船發射成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http://www.mod.gov.cn/big5/topnews/2016-10/17/content_4747852.htm>。

白瀛，2019/2/20。〈《流浪地球》票房過40億元：開啟中國科幻電影創作新征程〉，《新華社》，<<https://m.tjrx.org/plus/view-553717-1.html>>。

良卓月，2019/2/8。〈高仿好萊塢後，中國科幻的下一步怎麼走？〉，《搜狐網》，<https://www.luow.com/dc_tw/10994>。

5156>。

周文翰，2005/4/14。〈中國電影體制改革進行時歷次改革詳細信息〉，《新浪網》，<<http://ent.sina.com.cn/m/c/2005-04-14/0830702290.html>>。

陳理，2020/3/23。〈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更好了解中國〉，《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http://www.dswxyjy.org.cn/BIG5/n1/2020/0323/c428053-31644891.html>>。

斯影，2019/2/15。〈《流浪地球》引熱議，中國式科幻全方位解讀〉，《BBC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7236820>>。

童剛，2017/9/18。〈共築電影強國夢想—中國電影這5年〉，《新華社》，<<http://219.141.187.25/sapprft/contents/6581/349455.shtml>>。

新華社，2012/11/29。〈習近平：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奮勇前進〉，《新華社》，<http://www.gov.cn/ldhd/2012-11/29/content_2278733.htm>。

新華社，2013/12/31。〈習近平：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著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新華社》，<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13-12/31/content_2558147.htm>。

潘潔、郝曉靜，2019/2/15。〈《紅海行動》背后的真實故事—對話外交部領保中心常務副主任楊舒〉，《人民網》，<<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1/2018/0308/c14677-29854871.html>>。

賈思典，2012/8/2。〈電影外交：全球化背景下的電影與中國國家形象〉，《南加大公共外交研究中心》，<<http://www.>

charhar.org.cn/newsinfo.aspx?newsid=4825>。

外文部分

專書

Althusser, Louis, 2014.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ondon: Verso.

Barthes, Roland 1972. *Mythologies*, Trans. by Annette Lavers. New York: Hill & Wang.

Callahan, William A., 2010. *China: The Pessoptimist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lahan, William A., 2020. *Sensible Politics: Visual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r Derian, J., 1992. *Antidiplomacy: Spies, Terror, Speed, and War*. Oxford: Blackwell.

Der Derian, J., 2009. *Virtuous War: Mapping the Military-Industrial-Media-Entertainment Network*. New York: Routledge.

Foucault, Michel, 199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Ramo, Joshua C., 2007. *Brand China*.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Weber, Cynthia, 2005.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專書論文

Bleiker, Roland, 2018. "Mapping visual global politics," in Roland Bleiker, eds., *Visual Glob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pp. 1-29.

Hall, Stuart, 1982.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M. Gurevitch et al.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Routledge. pp. 56-90.

Weldes, Jutta, 2003. "Popular Culture, Science Fiction, and World Politics: Explor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utta Weldes, eds., *To Seek Out New Worlds: Exploring Links Between Science Fictio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 1-27.

期刊論文

Bleiker, Roland, 1998/10. "Retracing and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of Events: Postmodern Interferences with International Theory," *Alternative*, Vol. 23, No. 4, pp. 471-497.

Bleiker, Roland, 2001/12. "The Aesthetic Tur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Millennium*, Vol. 30, No. 3, pp. 509-533.

Bleiker, Roland, 2015/5. "Pluralist Methods for Visual Global Politic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3, No. 3, pp. 872-890.

Callahan, William A., 2015/3. "Identity and Security in China: The Negative Soft Power of the China Dream," *Political Studies*, No. 35, pp. 216-229.

Carter Sean & Derek P. McCormack, 2006/2. "Film, geopolitics and the affective logics of intervention. Political Geograph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5, No. 2, pp. 228-245.

Edney, Kingsley, 2015/5. "Building National Cohesion and Domestic Legitimacy: A

Regime Security Approach to Soft Power in China," *Politics*, Vol. 35, No. 3-4, pp. 259-272.

Holden, Gerard, 2006/7. "Cinematic IR, the Sublime, and the Indistinctness of Art," *Millennium*, Vol. 34, No. 3, pp. 793-818.

Hutchison, Emma, 2010/7. "Unsettling Stories: Jeanette Winters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Political Contingency," *Global Society*, Vol. 24, No. 3, pp. 355-357.

Koppes, Clayton R. & Gregory D. Black, 1977/6. "What to Show the World: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and Hollywood, 1942-1945,"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64, No. 1, pp. 87-105.

Lams, Lutgard 2018/3. "Examining Strategic Narratives in Chinese Official Discourse Under Xi Jinping,"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No. 3, pp. 387-411.

Luther, Catherine A., 2009/11. "National Identities, Structure, and Press Images of Nations: The Case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 5, No. 1, pp. 57-85.

Moore, Cerwyn & Shepherd, Laura J., 2010/7. "Aesthe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ward A Global Politics," *Global Society*, Vol. 24, No. 3, pp. 299-309.

Pfonner, Michael R. & Patrick James, 2020/6. "The Visu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jec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 No. 2, pp. 192-213.

Press-Barnathan, Calia, 2017/6. "Thinking About the Role of Popular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9, No. 2, pp. 66-184.

Schlag, Gabi & Geis, Anna, 2017. "Visualizing
violence: aesthetics and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lobal Discourse*,
No. 7, pp. 193-200.

Toal, Gerard, 2004/1. "Just Out Looking for a
Fight: American Affect and the Invasion of
Iraq," *Antipode*, Vol. 35, No. 3, pp. 856-870.

Tsai, Wen-Hsuan, 2017/10. "Enabling China's
Voice to Be Heard by the World: Ideas
and Oper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xternal Propaganda System,"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64, No.
3-4, pp. 203-213.

Williams, Michael C. 2018/9.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the Ima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2,
No. 4, pp. 880-891.

網際網路

Bleiker, Roland, 2018/3/8. "The Power of Images in
Global Politics,"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ttps://www.e-ir.info/2018/03/08/the-
power-of-images-in-global-politics/](https://www.e-ir.info/2018/03/08/the-power-of-images-in-global-politics/)>.

